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希腊悲剧注疏

刘小枫 ● 主编



高贵的言辞

——索福克勒斯《埃阿斯》疏证

Sophocles' Aias

A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 Commentary

沈默 ● 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希腊悲剧注疏

刘小枫 ● 主编



高贵的言辞

—— 索福克勒斯《埃阿斯》疏证

Sophocles' Aias

A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 comment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贵的言辞——索福克勒斯《埃阿斯》疏证/沈默
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0
(经典与解释·西方传统)
ISBN 978-7-5617-7697-1

I. ①高… II. ①沈… III. ①悲剧—文学研究—古希腊
IV. ①I545.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5318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古希腊悲剧注疏

高贵的言辞——索福克勒斯《埃阿斯》疏证

沈默 撰

责任编辑 戴鹏飞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20.7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697-1/I·693

定 价 5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ΑΙΘΕΡΜΕΜΦΣΤΞΑΣΥΠΕΔΕΧΣΑΤΟΣΟ
ΜΑΤΑΔΕΧΘΟΝΤΟΝΔ^①

苍天接受灵魂,大地接受肉身

① 这是古希腊人为纪念波提戴阿之战阵亡将士所立石碑碑刻上的一段文字。此段文字如以小写并加气号与调号书写,则形成如下文字:
αἶθερ μὲν ψυχὰς ὑπεδέχσατο, σώματα δὲ χθὼν τῶνδ';如按照阿提喀方言勘正,则这段文字为 *αἶθερ μὲν ψυχὰς ὑπεδέξατο σώματα δὲ χθὼν τῶνδ'*。勘正前后,含义并无改变。

“古希腊悲剧注疏”出版说明

古希腊悲剧源于每年一度的酒神祭(四月初举行,通常持续五天),表达大地的回春感(自然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的巡回),祭仪内容主要是通过扮演动物表达心醉神迷、灵魂出窍的情态——这时要唱狂热的酒神祭拜歌。公元前六百年时,富有诗才的科林多乐师阿瑞翁(Arion)使得这种民俗性的祭拜歌具有了确定的格律形式,称为酒神祭歌(διδύραμβος=Dithyrambos),由有合唱和领唱的歌队演唱。古希腊的悲剧,衍生于在这种庄严肃穆的祭歌之间插入的有情节的表演,剧情仍然围绕祭神来展开。

我国古代没有“悲剧”“喜剧”的分类,只有剧种的分类。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古希腊的 tragedy 译作“悲剧”,但罗念生先生早就指出并不恰当,因为 tragedy 并非表达“伤心、哀恸、怜悯”的戏剧。其实,trag-的希腊文原义是“雄兽”,-edy(ἡ ὥδή[祭歌])的希腊文原义是伴随音乐和舞蹈的敬拜式祭唱,合并意为给狄俄尼索斯神献祭雄兽时唱的形式庄严肃穆的祭歌,兴许译作“肃剧”最为恰当——汉语的“肃”意为“恭敬、庄重、揖拜”,还有“清除、引进”的意思,与古希腊 Trag-edy 的政治含义颇为吻

合。古希腊的 Com-edy 的希腊语原义是狂欢游行时纵情而又戏谑的祭歌,与肃剧同源于酒神狄俄尼索斯崇拜的假面歌舞表演,后来发展成有情节的戏谑表演,译作“喜”剧同样不妥,恰切的译法也许是“谐剧”——“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肃剧严肃庄重、谐剧戏谑浅俗,但在歌队与对白的二分、韵律及场景划分等形式方面,肃剧和谐剧基本相同。约定俗成的译法即便不甚恰切也不宜轻举妄动,但如果考虑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才一百多年光景,来日方长,译名或术语该改的话也许不如乘早。

古希腊戏剧无论严肃形式(肃剧)抑或轻快形式(谐剧),均与宗教祭祀相关。从祭仪到戏剧的演化,关键一步是发明了有情节的轮唱:起先是歌队的领唱与合唱队的应答式轮流演唱,合唱队往往随歌起舞——尽管轮唱已经可以展现情节,但剧情展示仍然大受限制,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演员,与合唱歌队的歌和舞分开,各司其职:从此,合唱歌队演唱的英雄传说有了具体的人物再现。起初演员只有一个,靠戴不同的面具来变换角色、展开戏剧情节。演戏的成份虽然增多,合唱歌队的歌和舞仍然起着结构性的支撑作用。

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eisisratus,约前 600—528)当政(公元前 560 年)后,把狄俄尼索斯祭拜表演从山区引入雅典城邦,搞起了酒神戏剧节,此时雅典在正加快步伐走向民主政制。创办戏剧节对雅典城邦来说是一件大事——有抱负的统治者必须陶铸人民的性情,为此就需要德育“教材”。从前,整个泛希腊的政治教育都是说唱荷马叙事诗和各种习传神话,如今,城邦诗人为了荣誉和奖赏相互竞赛作诗,戏剧节为得奖作品提供演出机会,城邦就有了取代荷马教本的德育教材。剧场与法庭、公民大会、议事会一样,是体现民主政治的制度性机制——公民大会有

时就在剧场举行。总之,古希腊戏剧与雅典城邦出现的民主政制关系密切,通过戏剧,城邦人民反观自己的所为、审查自己的政治意见、雕琢自己的城邦美德——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宗教祭仪,但并非所有古代文明都有城邦性质的民主政制。古希腊肃剧的内容,明显反映了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展现了民主政制中雅典人的自我认识、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观念的变化。追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肃剧,与追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演说术,同样没有意义。把古希腊戏剧当用作一种普遍的戏剧形式来衡量我们的古代戏曲并不恰当,我们倒是应该充分关注雅典戏剧的特殊性及其所反映的民主政治问题,尤其与传统的优良政制的尖锐矛盾。

古代戏剧的基本要素是言辞(如今所谓“话剧”),戏剧固然基于行动,但行动在戏台上的呈现更多靠言辞而非如今追求的演技。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如何学习和研究古希腊戏剧。自结构主义人类学兴起以来,古希腊肃剧研究不再关注传世的剧作本身,而是发掘戏剧反映的所谓历史文化生态和社会习俗,即便研读剧作,也仅仅是为了替人类学寻找材料。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中说,肃剧作品即便没有演出,也值得一读——人类学的古典学者却说,要“看戏”而非“读戏”,甚至自负地说,亚里士多德根本不懂肃剧。然而,后世应当不断从肃剧作品中学习的是古希腊诗人在民主政治时代如何立言……“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没有肃剧诗人,岂见伟大的传世肃剧!不再关注诗人的立言,而是关注社会习俗,我们失去的是陶铸性情的机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即便如今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肃剧演出,也可以通过细读作品,“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

幸赖罗念生、周作人、缪灵珠、杨宪益等前辈辛勤笔耕,至上世纪末,古希腊悲剧的汉译大体已备,晚近则有张竹明、王焕生

先生的全译本问世(译林版 2007)。“古希腊悲剧注疏”乃注疏体汉译古希腊悲剧全编,务求在辨识版本、汇纳注疏、诗行编排等方面有所臻进,广采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相关成果,编译义疏性专著或文集,为我国的古希腊悲剧研究提供踏实稳靠的文本基础。

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8 年 5 月

目 录

“古希腊悲剧注疏”出版说明(刘小枫) / 1

索福克勒斯和他的《埃阿斯》 / 1

埃阿斯(译文) / 55

疏证 / 115

开场 雅典娜与奥德修斯 / 117

歌队入场歌 关于埃阿斯的流言 / 183

第一场 埃阿斯的悲剧是他的宿命 / 210

第一肃立歌 埃阿斯的失心疯癫是神的旨意 / 335

第二场 埃阿斯要用手中的长剑去除他的罪孽 / 350

第二肃立歌 歌队误解了埃阿斯的嘱托 / 375

第三场 卡尔喀斯的预卜 / 384

场间歌 大家看到埃阿斯已经自戕 / 442

第四场 透克洛斯要求大家尽快收殓埃阿斯的尸体 / 475

第三肃立歌 歌队感叹征战的艰辛 / 551

退场 透克洛斯与阿伽门农相遇 / 562

参考文献 / 647

后记 / 647

索福克勒斯和他的《埃阿斯》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有作品传世的三位古典悲剧作家当中，索福克勒斯(Σοφοκλῆς)着实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位。

一

关于索福克勒斯生平的记载与传说

关于索福克勒斯的生平以及他的创作，我们知道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只能根据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记载约略地了解他的一些生平纪事。一般认为，这位诗人生于公元前 496 年。其根据是，据说他曾在萨拉弥斯战役胜利的庆祝节日中担任少年歌队的队长，而少年歌队照例是由 15 岁男童组成。根据文献记载，萨拉弥斯战役胜利发生于公元前 480 年，如果诗人这一年恰好年满 15 周岁的话，那么，他就应该生于公元前 496 年。^① 幼年时，索福克勒斯曾师从一位叫做兰姆珀斯(Λαμπρός)的人学习音乐和诗韵。从他的出生地来看，索福克勒斯并不能算是地道的

① Ala Sommerstein, *Greek Drama and Dramatists*, Routledge, 2002, p. 41.

雅典人。他出生在雅典郊外距雅典大约一公里一个叫做克洛诺斯的小镇。成名后,他还曾以他的家乡为背景创作过他的另一个名篇:《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而在雅典人的观念(参见柏拉图,《王制》,463a)中,只有属于雅典十部落的人才能算是地道的雅典人,其他地方来的人,无论是否长期居住在雅典,哪怕是在雅典长大,都只能算是 *ὁ δῆμος* [乡民],只有雅典城中十部落的居民才被称作是 *ὁ πολίτης* [公民或城邦自由民]。索福克勒斯的父亲是一个名叫索菲洛斯(*Σωφίλλος*)的木匠或铁匠。也有记载称,这位索菲洛斯可能是一个富商,拥有自己的一个工匠场。在雅典城郊外,他的家族还有一个家族墓地。在这样优渥的家境下,接受了出色教育的诗人索福克勒斯注定会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希腊最伟大悲剧诗人的创作

按照公元十世纪拜占庭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历史百科全书《索达》(*Σοῦδα*)的记载,索福克勒斯一生共创作了 123 部悲剧;但现在所能见到的、保存相对完整的作品却只有七部:即《埃阿斯》、《安提戈涅》、《特拉喀斯女孩》、《俄狄浦斯王》、《厄勒克特拉》、《菲洛克忒特斯》以及他死后才得以公演的《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据《索达》记载,索福克勒斯曾经在比赛中 23 次获奖,这也超过了希腊另外两位伟大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① 1907 年,考古学家在尼罗河上游的一个叫做厄克普林库斯(*Ὁξύρηνκος*)的地方发掘出一批极为珍贵的纸莎草经卷——后称厄克普林库斯经卷(sc. *Oxy. papyri*)。在这批经卷中,涉及

① Cf. Suda (ed. Finkel et al.) 索福克勒斯条: *ἐδίδαξε δὲ δράματα ἑκατὶ, ὥς δὲ τινες καὶ πολλὰ πλείω, νίκας δὲ ἔλαβε καὶ* [他曾创作了 123 部作品——也有人说可能更多,并且获得过 23 次大奖]。

索福克勒斯的除一部比较完整的萨杜耳剧《追踪》(Ἰχμεύται, 亦作追踪萨杜耳)外,还有一些作品的残片,涉及的剧目有《洛克里斯的埃阿斯》、《集合埃开亚人》、《阿勒乌斯的儿子们》、《克勒乌萨》、《欧吕庇洛斯》、《赫尔弥厄涅》、《伊纳科斯》、《拉克尼亚女人》、《先知或波利伊得斯》、《瑙布琉斯的回归》、《瑙布琉斯的愤怒》、《尼厄珀》、《厄涅乌斯》、《厄诺玛乌斯》、《牧羊人》、《波吕克塞涅》、《宴饮》、《特勒乌斯》、《忒厄斯特斯》、《特洛伊洛斯》、《菲德拉》、《特里普托勒摩斯》、《迪洛的沦陷》以及《迪洛的重振》等。

公元二世纪传记作家普鲁塔克(Μέστωριος Πλούταρχος)曾写过一本叫做《追求德性之完善》(De Profectibus in Virtute)的小册子,书中记载了索福克勒斯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描述。^① 对于诗人风格的变化,有研究者进行了相当周密的分析。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索福克勒斯说,他已完成了对他的前辈埃斯库罗斯的摹仿。这句话意味着,一方面,我们的这位诗人确实曾经有过一个摹仿前辈的阶段;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到我们这位诗人的伟大作品出现,并在竞赛中获得奖赏时,已超出了他的前辈。事实上,索福克勒斯对埃斯库罗斯的感情似乎十分复杂。他既对埃斯库罗斯心怀敬意,因此也才会在他早期风格上摹仿埃斯库罗斯;另一方面,他对后者的风格又有所保留,因此不会始终摹仿后者的创作。有研究者称,索福克勒斯在其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埃斯库罗斯语言上的凝重”为特征的。^② 而诗人在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为雅典的观众引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标志便体现在《埃阿斯》一剧中:埃阿斯自戕前,诗人使舞台上空无一人。^③ 至于索福克勒斯的第三个创作阶段,人物的念白表

① Cf. C. M. Bowra, *Sophoclean tragedy*, Oxford, 1944.

② C. M. Bowra, *op. cit.*, p. 392.

③ C. M. Bowra, *op. cit.*, p. 396.

现得似乎更为自然。

公元前 406 或 405 年,索福克勒斯死于 90 岁高龄。他毕生亲眼见证了希腊在希波战争中的大获全胜,也见证了伯罗奔半岛战争残酷的血腥杀戮。诗人因为自己的作品而得到雅典人的普遍赞誉,这种赞誉使得他的一部作品在其死后在雅典被完整地搬上舞台。

二

在索福克勒斯完整存世的七部悲剧中,《埃阿斯》应当是诗人最早的作品,至少是最早的一批作品之一。但是,却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支持我们确定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我们只能从语言风格,剧作结构以及音韵变化等方面同作者的其他作品加以比较,由此做出推断。

《埃阿斯》创作时间之辨

索福克勒斯的这七部悲剧,创作或演出时间可以肯定的只有公元前 409 年的《菲洛克忒特斯》和诗人死后才得以演出的《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首演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401 年)。在索福克勒斯的七部悲剧中,一般认为,《安提戈涅》的首演应该是在公元前 440 年代后期。而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定,《埃阿斯》和《安提戈涅》以及《特拉喀斯女孩》应当被看作是最早创作的一组作品。更有一些研究者把《埃阿斯》看作是最早的一部,其时间应该在公元前 450 年代。通常,这些考证都能够找到相当多的证据——有研究表明,《埃阿斯》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带有那个年代雅典的政治元素。20 世纪学者惠特曼曾提出,死于公元前 449 年的政治家西蒙曾经秉持贵族制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恰

恰也是埃阿斯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该作品中的埃阿斯仿佛是在影射西蒙;他据此判断,这部作品应该创作于这位西蒙死前。^①而罗伯特则认为,这部悲剧应该是在公元前451年至公元前450年之后不久写成的,因为诗人在剧中提到了伯里克利城邦法中的一项条款,这项条款通常被称作代讼条款,即奴隶在遇到讼案时不能自己出庭,必须请一个自由民替他出庭代讼:
ἄλλον τιν' ἄξεις ἄνδρα δεῦρ' ἐλεύθερον, | ὅστις πρὸς ἡμᾶς ἀντὶ σοῦ
λέξει τὰ σά [你最好另外找个人来,还得是自由民,|替你把你的事情在我们面前说一说;行1260—行1261]。但根据伯里克利城邦法的颁布时间来判断,却只能证明索福克勒斯的这个作品是在法令颁布之后,而不能证明他的创作时间距这个法令的颁布间隔多久。

从文本看创作

从此剧调式以及文字等方面似乎可以断定,这部作品应当是和《安提戈涅》同时期的作品,也可能仅仅稍晚于后者。它的歌队入场歌采用的是抑抑扬格调式(行134—行171),紧接着是一段抒情颂歌(行172—行200);而我们知道,只有在埃斯库罗斯《波斯人》、《求乞者》以及《阿伽门农》中出现过以这种调式写作的歌队入场歌。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安提戈涅》的歌队入场歌与这种调式十分接近,而在其另外的作品中却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埃阿斯》中,这种抑抑扬格后来还穿插到歌队抑扬格对话中(行1163—行1167);而这种变调的处理方法也只在《安提戈涅》(行929—行943)中出现过。至于文本中语词使用方面的证据则更为明显: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中,有一些用词和短语

① C. H. Whitman, *Sophocles: a study of heroic humanism*, Cambridge, 1951 pp. 45—46, p. 61.